安雅堂未刻稿

安雅堂未刻稿卷第六

萊陽　宋　琬　玉叔　著

序

司徒王公凱旋序

嘗讀詩至嵩高之篇慨然於仲山甫之爲將也而詩人之美吉甫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自兹以降由漢迄明一代之興必有倜儻非常之佐㕙勳夾輔以固我丕丕基然而歷將相之位能以功名垂不朽者亦代不數人焉葢爲政而識大體履盛滿而無驕矜之色所以難也國家肇基東土一時豐沛從龍之彥率皆鷹揚豹蔚頁

間世特鍾之才而不茹不吐有古大臣風者則我王公其人也蓋公以股肱重臣來筦度支不佞得在下風贊末議見其剸紛理劇當機立斷而大要以寬恤民力爲急務如減天下田租之半罷關梁鹽酤一切無藝征其策皆自公發之至於從容宴笑揮卮浮白英英豪邁眞氣達戸牖間諸郎吏愛公如慈母然人人奉教令惟謹即罔敢不交相勉者書曰克勤小物正邑率下惟公有焉歲戊子

天子思念舊勳以公爲固山額眞兼右侍郎如故會山以左曹濮盜起羽檄日再三至

上顧廷臣中惟公爲可使有　詔統勁旅往平之至則
下令軍中曰吾奉
天子命爲百姓除害其有願歸農伍者皆勿誅於是脅
從之衆詣軍門降者數萬人遂執其渠首獻京師　朝
廷嘉公之功慰勞賜予無虛日公獨歛然謝曰以　陛
下之靈赤子不盜弄於潢池小臣何功之有然齊魯之
創則亦已深矣臣幸得待罪行閒馳驅二千里人烟斷
絕即戎馬終日行蓬蒿中夫二東者天下之襟喉也及
今復其田亟選廉有司往還定勞徠猶懼弗輯不然雖
勞師無以善其後予聞公言則退而告之同官諸公曰

吾曩者知公爲豪舉乃今洵長者也夫開國之臣不患無功而其病常在於喜事萏憑國家新造之威壓蘖芽烏合之衆即何難殄滅之無遺育以爲巳功乃公則意在止戈慨然爲根本慮深遠且復條民所疾苦以請命於　朝雍容西第口不言齊魯之功此其風期器識有非王龍驤杜元凱所可及者然則錫歌鐘勒昆鼎不足以爲公榮須形鹽銘帶礪不足以爲公須亦惟是爲二東父老再拜致祝曰願國家早建藩輔如成周分陝故事賜我公弓矢鬯卣庶幾穆陵無棣世世受公之賜又無巳則爲薄海之內再拜致祝曰願公如劉晏韓滉以

宰相兼領度支斟酌燮理登民大酬以佐
聖天子億萬年之休惟我公亦有無窮之聞余不佞既
以鞭弭之役習公最深又家本齊也被公之澤爲獨早
而樂爲桑梓頌其私故於公之出也嘗采芑以送之今
其飲至還也歌彤弓之三章焉諸郎吏咸在執事其洗
爵更酌爲天下賀

畢漢平稿序

吾東萊之有諸畢猶江左之有顧陸潁上之有荀陳也
其文章累葉衣被海內歷金閨翊王路者不可勝紀而
拙菴香令以新朝簡廸方軌連鑣聲籍甚長安公卿間

予葢從褐衣郎與之遊見其闉闍雍肅淵淸玉潤殆不勝元方兒弟之慕焉今年夏得交其伯氏漢平於吳門因與之泛扁舟登虎阜弔闔閭之故墟上要離之荒塚極目平原傷心千里曰嗟乎湛盧西子埋魂茲土數千百年呼之如或可出然使歐治之術未工館娃之宮不築則純鉤殆與頑鐵同銷而夷光者亦苧蘿西村一田嫗耳又安能聲施後世爲懷古者所豔稱哉酒酣以往撫劍哀歌袒裼狂呼酹山靈而觴明月觀者咸驚怪不知余輩爲何許人也居無何乃別去弟一奚奴負紵囊立單子取以授予曰數十年目光心血悉具此編予其

爲我論之予讀未及終作而歎曰有才如此而尚滯葭
莩造物者若或忌之然忌之則又何爲亶厥異資使之
探委宛之藏而發龍威之秘哉且匪獨畢子然也葢予
亦負蛾肩而晚嫁者其始也恢奇縱恣放神入極譬若
奔駒不可羈靮納於康莊決銜毀埒嵒如是者有年既
也規摹往古好爲鉤深匪盤盂不貫匪岣嶁不瞰鑱肝
鉥胃以奥以幽方諸黝室風雨窈冥如是者又有年終
也漸喜鉛華馳以浮豔晉魏之格稍沿齊梁之體間作
析楊皇數里耳所欣如是者又有年而後乃今倦得之
也方其俛仰一室抽毫自娛不有古人安知來者究乃

戚戚之懷問以嗡嗡之口顧影寡妍撫心滋厭於是抑已就人終慚學步違新守故不免膠絃悠悠天地之大曾不得一人爲論定而徒以供不知已者之訶厲此虞仲翔有青蠅之歎而樓下之躄人所欲得笑臣者頭也丁儀有言文之好醜我自知之後世誰相知定予文者由是言之懷璧者求其玉不必遂卞和之知也操琴者賞其音不必期成連之聽也昔者才如公幹猶有齊風燕公偉麗宏深論者以爲得江山之助今郢子既已策孤筇俯絕巘覽長江之瀠瀯望君山之巀嶭其自是而陟金焦臨北固過瓜埠擴鮑照陳琳之遺跡與懷覽勝

所得多經奇之旨吾知驚人新語多在不注峰頭而況嵴湖之波無與觀廣陵八月濤也齊魯信多才則未有若髯之軼倫絕羣者鼎子其行矣乎

程少月詩序

文章之道譬之於射懸鵠百步拓弓注矢非其人專精而篤好之則莫能以俛中然而有善有不善焉善射者心閒手斂不規規於萬武即未必發即破的而意氣沛然若有餘不善射者雖授之繁弱之弩烏獲后羿從而訓之其發也非偏則離爲笑而已矣然又非獨射也推之百工技藝莫不皆然新安程子少月落落有奇致過

異人授以干支家言閉門覃思期月而畢通其術遠近之稽疑者無識不識咸造其廬爭得一言爲著蔡余嘗就而質之所言多奇中一日出其所爲詩一編予覽之如倉鶊之初出於谷雖未必盡喈喈之音而要令聽者不厭因歎其在塵𡎺之際不欲以方技自見而緦緦焉以蘄一言之或傳爲足慼也吾友桐城方爾止最喜爲人改詩時人謂其有修詩癖程生每有所吟輒往咨焉於是愈喜益自負日夜苦吟不少衰花晨風夕山巔江渚興之所臻不下簾而往從之者如追逋痵疾遂其至而跡之乃程生則方聳肩高詠睨之曰今者不暇子姑

去余嘗謂晉人軼事於世務多所遺棄後人遂傳頌之以爲高使程生生於其際則此事已確然足傳況其詩有進焉者乎諺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蓋言末路之難今程生既已捐形袪累幾棄其所學以從吾遊矣則嘗取古人之詩一如所爲治干支家言者鑱心鉥目研極於風雅之變別其體製究其指歸孰簡而該孰麗而則孰婉而多風孰華而不靡孰閎深而灝瀚孰要眇而超忽泳之游之飫食而寤寐之不越期年必大有異余與方子將卹然駭也而又何筆削之敢議程生厚自勗請以余之論射爲羽括之助可乎是爲序

朱月槎詩序　代先大夫作

昔王右丞以詩畫擅名盛唐論者比於水乳之合以今所傳輞川諸作及所自爲圖觀之雖丹青磨滅去幾千年而高山灌木幽篁流水若將見其角巾藜杖徘徊於槐陌鹿柴之間彈琴而長嘯也然曹霸韓幹張僧繇之徒其文詞不少概見何哉中吳之士其於詩畫蓋天性丱童子挾比宮商略上口塗山水得其影似輒懷刺走四方以納交於士大夫之前故人之去其鄉者衆而世之遇之者亦頗輕夫余之所遇固多矣然于吳得二君子焉則彭君典祖與月槎也余自去頓邱後佐劇銓司

兩人遂謝去不一見比歸用則與祖已命車海上又期年而月槎始以雜絮唁余于戚嗚呼之二子者其所翟公之客爲何等也月槎之游多在濟上觀其所咏古南池數詩悠然有淩太白之意卽余鄉與偕時猶且揮卮豪放氣岸照人每有吟無不立就者今别去幾年而面邑黧然若有深憂余蓋乍見而怖之也月槎飲數逡巡余泣曰某不幸困於蒺藜吾入吾之宫而不見吾妻也未幾時與祖之從子亦至亟發書誦之道其老且喪子家用銷亡而字畫多錯訛不似與祖之握管者問其目則曰盲矣嗟乎以余一入之身未及數年之間而親見

其盛衰若此此足以見二子之遇之窮而且知余之殆將老也人生過隙駒耳宜乎月槎之詩自命爲風萍也月槎遭益窮然其詩且益工自登泰山以來復多悲壯慷慨之音予有別墅曰旌旗山月槎圖之十日而畢繪事忽念其老母請行少子琥固留索題予止之曰稚子勿庸也夫月槎雖行然其詩已在圖中矣

沈惠孺詩序

山水朋友天下之眞樂也而恒苦於不相遇意之所期有終身而弗踐其地且曠世而罕覯其人者矣若夫身歷名區獲與英人達士爲友而鬱鬱焉無登臨執手之

歎君子蓋不勝惜焉而余以謂猶愈於聞聲相思與夫寫名山於牆壁而自謂臥游者也姑執山水之美最於東南如所稱天門白紵凌歊采石諸勝槪加以謝宣城李供奉翺翔觴咏而名益彰竊臆其人已往而屐痕杖迹或隱見於烟波上下之間以爲何時得至其地與二三同志之彥倡汝和予俯飛濤而凌絕巘庶幾乎與懷弔古酬所願焉去年秋余以奉檄來鳩茲暮夜月明峰巒滅沒僕夫指以示余曰此青山道上也受事以來日鞅掌於算緡之役簿書唯諾而外卽不得縱步咫尺故登覽之事絕少而縞帶酬倡之交亦十不一二焉東陽

沈君惠孺自恒陽來貳此邦余得與訂歲寒之盟見其
鬚眉英朗雖越產而有燕趙慷慨之氣因笑謂之曰沈
休文聰明敏妙而腰甚細子豈其後身耶已而讀其詩
渢渢乎淵深而幽渺爲不愧乎風人之旨自太行滹沱
芒碭淮泗經行之處靡不見之於篇什而武林草猶多
憂深思遠瞻雲望屺之言試與之登巉巖觀澎湃踐元
暉之遺宅臨太眞之清浦倡汝和予當有可觀而惜乎
其有羈羇縶維之阻僕僕無暇以爲而余亦將去而告
代矣則豈非山水朋友之緣猶未能暢然於所遇抑誠
有數焉爲之制歟雖然余雖以拘牽之故謝不敏於江

山而沈子方且畜其才思孤節短棹縱意所如探奇選勝必多淒清激宕之音予將受而和之以代簦笠之游而補生平之缺李謝有知庶不至寂寂笑人乎則請以是編也告山靈而語鷗鷺爲兩人倡和之始可也

胡怡齋詩序

余以順治甲午備兵隴右維時平西親王駐軍漢中典書記則有冷公心芬寄心膂則有郭公巖禮楊公秀涵三君子者皆彬彬質有其文武軍中無事各以詩文自豪余亦遙相酬和郵筒往來無虛日是年秋王之貴壻怡齋胡公高刻陝西鄉薦其年方舞象句著作已膾炙

入口余雖未得把臂心嚮慕焉因而歎幕府之多賢也今歲辛亥始見怡齋於京邸握手論文如舊相識怡齋地望尊優冲然有以自下至其發爲篇什靡不中規應矩上掩三唐晉郤縠之說禮敦詩王武子之英姿俊爽斯可謂兼之矣居亡何怡齋將歸滇南以其詩屬余爲之序余逡巡謝不敏弗獲請作而曰嗟乎貴不期驕而驕自至人之情也況乎爵亞通侯榮尚翁主人生遭遇至此而極矣乃聲色貨利珠玉狗馬之好無一足繫其心者而獨操三寸柔翰與騷人墨客角勝於單詞隻句之間怡齋則誠文士也雖然徒文士也歟哉滇以南地

居荒服猶有尉陀呂嘉之遺風
皇朝受命阻我聲教者數年賴王親統六師百戰而舉
之然後天下車書歸於一統而怡齋以羈貫之年從王
於帷幄之內櫛風沐雨之勞束馬懸車之險既已飽經
閱歷而茲且弢弓臥甲馳騁於翰墨之場蓋欲使雕題
鑿齒之邦一變而爲聲名文物之域遠夷㬥德之歌白
狼槃雉之貢將有聞風而恐後者是乃所以報
天子而受成於王之上願也豈徒與騷人墨客角區區
一藝之勝而已乎怡齋輾然而笑以余爲知言因而序
之並以祖其行云

張螺浮奏疏序　代馮中堂作

諫官之職有二曰勿狥名勿避咎諫官而狥名則恢張任誕有囂然喜事之心而國是搖矣諫官而避咎則瞻顧卻步天下事或知之而不敢言或言之而無所稗益去此二者而後得失榮瘁利害禍福舉不足以阻吾邁往之氣夫惟不言一言而　朝廷賴焉嗚乎其難哉張君螺浮不狥名不避咎者也嘗以直節敢言受知
世祖皇帝想聞其丰裁康熙丙午以
天子春秋鼎盛疏請親政不報未幾出爲湖廣副使單車出國門無慘淒之色踰年丁未

上始躬御萬幾起御史季君滄葦於田間旣入見卽上言曰臣竊見刑科給事中張某立朝侃侃有古諍臣之風

陛下誠欲興太平之業不宜使其久居外藩於是下詔徵君復入爲給事中君感激興數至於流涕然而敢言之氣不少挫議論剴切皆鑿鑿可見之施行者昔宋唐介以言事外斥士大夫賦詩送之天下至稱爲唐子方而不敢名及其被召還也仁宗嘉之稱其能不易所守君臣遇合之間何其盛也張君之聲名風概與介等也進退出處之遭亦復畧同而

主上之虛懷善任求讜言如不及其超越前代也遠矣成王之告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吉甫之贈仲山甫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蓋古天子之責報於臣與夫同列之相爲勸勉也有如此余與張君幸處昌言不諱之朝得

聖主而事之顧余非材濫竽處匪其據而張君出擁輶軒入居省闥生民治忽之原陰陽消長之故較然若數一二宜其言之多中乎而余獨拳拳於張君者知余之愚且憨而箴其缺失庶得免於覆餗之虞蓋不能無厚望焉是爲序

韋惕菴詞序

屈大夫要渺好脩自以爲紉蘭佩蕙餐英飲露而離騷九歌雜以揭車杜若芙蓉薜荔衣裳牆屋所見無非是者嘗怪楚之山川匪徒生人奇異也其草木亦固殊焉惕菴生於其鄉所謂衆香國中來者茲編曾不數閱而芳菲之氣香人齒頰殆將以娓娓兒女之情寫落落英雄之態者歟秦淮水滿烟月最宜吾欲倩二八女郎擕紅牙鏤管於桃葉渡頭歌之勿令曉風楊柳柳屯田獨有千古也

王敬哉詩序

吾友王敬哉北地之偉人也海內之士無識不識咸樂與之游然又最能詩世所傳勝引樓集乃其最初刻余時方少讀之刺刺不甚可解然心知其爲純古淡泊雍容懿雅之音心壯氣得之所爲也猶憶上元之夕余與米子吉士崔子青蚓從燈市醉歸天大雪夜少人因下馬狂呼蹈藉雪中明旦視之衣履盡汚敬哉獨約手忍寒清吟微笑而已當是時京師方晏如敬哉居大市西脩廊折徑幽篁怪石左列鐏彝右陳圖史庭館肅清閨幃靜好雖車馬闐咽而咏歌不輟故其爲詩也幽而不纖麗而不淫迨存年草成而悼亡歎逝傷貧嗟過之呼

作矣嗟乎士生百年之內其所爲成大名顯當世者歲月攻無幾耳是故上之則遭遇隆盛副明天子任使珥筆承華直廬禁籞侍栢梁之雅讌追飛盍於西園詩歌存諸郊廟製作譜於笙鏞昔賢所歎良爲盛軌其次則擁節邊陲懸旌隴戍驂都護之車贊嫖姚之幕水弱山高日荒烟紫磨壘盾梁吮毫馬首覽沙磧之悠緬紀川原之要害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其或身將隱矣遯跡臯壤鹿門則妻子同車林慮則膚麋爲侶裹糧五嶽向平之婚嫁已終抱影空廬宗炳之山川繞壁以至懸敝蓆以爲門藉短轅以爲牖棲半畒之宮卻諸侯之聘秋抬

橡栗冬覆鳥毛彼其孤踽之性堅於一往歌誦之聲若出金石古之幽人畸士類有然者顧余與敬哉所遭之時則何如哉或逢年而無貴仕或窮歲而歎斯饑雖數年之間顯晦或有不同然而傷心之賦痛切鴒𨹈門內之戚歎興帷帟悲愁於邑且有三百篇所未能盡道者又況乎去椒舉之邦而銜庾信之哀乎雖然羈旅之傷達人不免伯叔蒙戎旄邱攸歎越禽代馬霑臆國之襟零雨晨風掩子荊之袂以至北征有賦思歸著吟莫不撫節物而愴懷望關山而茹涕迄今風烟磨滅數千百年矣蕤之鏘鏘奕奕擁鐵騎鳴玉珂者不知銷沉何地

而獨此旅人游子窮愁孤憤之音得與子規蟋蟀同鳴天地之鬱讀之者感歎流連而不能已焉繇是言之羈旅者小人之憂君子之賜也敬哉聞余言而善之於是愈益編摩披吟不少間其所爲詩亦益以工余嘗謂之曰居喪亂之際有初盛之風宇內之平兆於子矣湖干多暇聊爲論著如此世有桓譚覽其終始之際其殆琴歌之有激楚風詩之有變雅乎

大塗姪漆湄草序

余兄宗玉文章典奧海內多誦法之居平教子弟讀書曰取材務博養氣欲厚一藝之成必鐵目鉥心究極於

精微然後已有子大塗最愛與余同研席者有年每當
解經疏義霍然如抉蒙披翳傾聽至夜分不倦閒一談
及詩詞樂府則以爲肄業所不及或頭觸屏風睡矣丧
亂以來中更多故余雖謬爾通籍而憂戚顛躓悲窮窘
厄備諸人所難堪之遭然無聊不平之氣亦賴有詩篇
以發之大塗視余厄等也顧其困諸生迺最久年將强
仕始貢於禮部今年春過盧龍余治悠然堂以止之燈
火斕斒惝怳疇昔受講時也大塗爲詩工而敏然不肯
竟學酒酣以往仰天而呼曰嗟乎士不成進士雖著書
何益也余曰審如子言則孟浩然賈島諸人詩皆不傳

矣且以汝之才守汝先子之說而勉之以幾於道夫何
艱於一第於是更倡迭和得詩若干首余笑曰老夫學
詩二十年子廼駸駸欲出其上回首觴屏風睡時不大
有異耶亟授之梓俾人知吾大塗之才其不專一藝如
此

姪孫敬躬制藝序

歲癸巳予自里門赴天水任同姓祖餞西郊一時父老
子弟畢集或舉觴致禱或折柳賦詩族之人士彬彬乎
盛已中有一總角姪孫隅坐隨行神明奕奕詢其名曰
步祁幼未命字既而進之席前命之坐問其所讀書則

四子五經已成誦出口如傾三峽予聞而驚且喜曰具此慧性他日亢吾宗者舍是子其誰與歸由是別去而孤竹而西湖暌違鄉國初不暇問家事斯即步祁覿面恐亦莫識其人矣今秋有家人來湖上持試帖一函窗課百篇付予覽且曰是即癸巳歲西郊祖餞經書成誦之童子名步祁者也今其字曰敬躬客歲年十五已采頖宮芹旋復試優食餼試帖窗課具在欲丐序以重焉弟子幼攻帖括亦嘗鑱肝鉥胃研極其理趣參究其指歸稍長棄家走江淮歷吳會當時文壇老將如蒙叟梅村閒執鞭弭以從筮仕後遂覺簿書叢集文藝久疎欲

如年少時拈題搆義坐小窗前搔首低眉作洛下生詠者不可復得則信乎風塵碌碌予亦將老也而敬躬甫弱齡作爲制藝詞氣英雋又皆學有本原與日所造胡可限量此古人所以有年不可及之歎也因謂風積不厚則無以負大翼水積不厚則無以載大舟假敬躬由此績學會儒先之實理萃經籍之英華閎中肆外益發爲清廟明堂之音其於掇青拾紫也夫何有哉予雖老猶將握三寸不聿弁其房稿以問世是文學誠邦國之光不第宗族之榮已也吾願敬躬厚以自勗鑒風水之負載毋自足於小成則幾矣是爲序

武舉會試錄後序

天既命我
皇上宅茲中土奄甸虜萬姓越荒徼內外罔有不賓賚
琛玉而棧航至者絡繹踵附既三年
天子登講武之臺慨然思大風猛士爰徵十五國赳桓
之彥俾獻厥技於司馬門比臣肇國暨臣克蕘銜　命
往則已幾乎矍圃之射士之西者十二三矣既戒既禱
期得當以上慰拊髀之思迨撤闈講士相見之禮而躍
然喜也夫其左橐右鞬凌轢飛揚一何壯士及夫敷衽
攄辭雍容博辯又何多韎韋跗注君子也臣聞弓人之

選材也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春被弦射遠用埶射深用直往來之體均則弓斯良矣相馬亦然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是故援枹鼓立軍門白旆如荼旌旃若電馳絕域淩奇嶮信威萬里之外行列之盛也仰覘象緯旁畫山川本之以金版六弢申之以縱橫押闔恢詭之觀也左繁弱之雕弓右忘歸之勁矢飛鞚平原射麋攫虎俯馬蹏而仰月支則可謂壯矣陷堅冒敵冰湯祚鑊秉鍪弧之旗奮羽而先登

義無返顧者則可謂勇且毅矣然執是數者以求將則百不獲一焉所謂將者曠然如夏肅然如秋嶷然如山嶽懸權而動順時而趨故不幽神鬼不險陰陽威加而六服清令出而四海肅古聖王爲之推轂尚食親告廟以策之用能勒鐘鼎分形鹽聲施奕葉而樹立宏遠也故曰俶儻非常之士惟上之所御之上求材臣乾谷上推心臣捐脰矣漢高尚大度故多運籌決策之人孝武急英風故立奇功於異國者往往而不絕末世長子任輕兎豈無咏責梁麗使窒鼠壞干將以補履雖有張韓耿賈之儔僅目之爲奇材劍客然一旦有急又未嘗不

建鼓求之跂彼熊彪乃得鼯鼠捷給者釋弓而嘻雄駿
者荷戟而歎報生報賜卒鮮其人非材則異勢使然耳
我
皇上祥鍾下武加意師貞允文允武方懋厥勳庶乎分
桐歸馬虎賁脫劍之日矣然而方歌苹鹿旋賦彤弓汲
汲若將不及者誠以玉步聿新如蒙斯發鼓勵振起欲
得英華果銳之人而用之爾多士旣躬際昌期賁賁然
來矣遠惟伏波馬革之言近惕鄂國惜死之誠守之以
禮達之以義將之以敬濟之以貞勿務名高而忘國家
之急勿尚矜伐而開忮懻之風勿弗恤爪牙而來祈父

之讖勿甘處脂韋而貽首鼠之誚剛戾足以僨事則趙括之用壯可戒也溫恕可以懷疆則祭遵之雍嫻足師也且爾亦觀於國門之間非望諸君所常馮軾而遊者乎并心壹志以力追曩人異日者

聖天子裂土地而封諸侯王俾本支帶礪而外復有異姓臣若而人奔奏禦侮以仰副鏗鏗磬辨之聲豈復有幕府上首功爲文吏所摧抑者哉雲起龍驤政多士振袂之秋也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又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臣愚不敏敢珥筆而歌其盛焉

張厲齋先生八十壽序

嘗讀史至萬石君傳其父子并列朝廷而孝謹之風不以耄老少衰未嘗不慨然想慕其爲人葢自漢元朔迄於今數千百年矣猶若見其深衣練冠一龐眉長者坐堂皇上而羣子弟傴僂屛息操几杖跽而前趨彼數馬之對抑何恭也惜乎當時無善畫者爲圖繪其事以傳於後如東門之繪二疏者而怪近世可稱道者甚少以爲風敎之移人固然然以封太史厲齋先生觀之則古今人未始不相及也先生幼秉異姿長而讀書服古自邱墳典誥以及申韓莊老之術靡不究極指歸里中人

園以祭酒推之而會其尊大人解渤海司訓歸先生筮
卦得遯之上九遂不復以儒術干有司築室漆園穀城
之側取皇甫士安所著高士傳朝夕諷覽曰吾上友莊
周而近懷太白圯上老人時往來吾寤夢間吾豈復希
富貴哉甫彊仕舉丈夫子五人先生俾其長力田而餘
諸子各授一經黜華崇本敦勉勤至以故太史百嶼袁
然高第珥筆承華之署爲
聖天子廣論備顧問先生雖優游里社中然恒書稚璦
座右銘及馬文淵誡子語以貽之曰勿行所悔勿安所
殆小子志之卽百嶼君歲時遣使相絡繹欲先生就養

於燕先生笑謂家人曰吾老幸猶健飯處先人不腆之廬大男藝黍稷不至逋縣官租稅小者皆得畢婚娶爲諸生吾有柴車以代步雞豚以佐饘粥射獵弋釣乎孟諸之埜暇則負暄擁褐觀諸孫竹馬喧鬨陌巷徜徉自適足以及齒若第善事人主吾不以木天餘饌易吾徂徠萬頃雲也性好儉凡百嶼所上服飾玩好純纖異味之屬必藏封之不以御今年某月壽八袠矣顧獨益彊健目光炎炎不杖鳩而行每出則乘一羸馬兩奚童髻而相隨田父野老隻雞斗酒相邀留輒與話桑麻較晴雨至竟日忘勌人亦若不知其爲貴顯者云百嶼之門

人給諫林君肇嘗爲余歎美其事而幷借一言爲先生壽余曰柱下史著說五千其要不越於守雌善下故世之爲養生家言者必宗之今先生旣已叉莊生師黃石而禔躬務後復不背乎聖賢謙受之指是殆將與天爲徒餐烟霞凌日月而萬石之人爵未足以爲頌也夫抗情物表者靡不脫屣紛華而輕遺世累假使鹿門蒙山有子發庸於朝廟當知其不以易長往之樂然則東園伏生之徒又未始不以潛德經術裨益人家國今天子方將封川禪嶽修復古明堂辟雍之儀當必博徵耆舊如漢桓榮其人者使爲更老以光上庠祖酳之典

有司之蒲輪且將首及於先生徂徠白雲恐未可堅卧而不出乎斯日也余請從公卿後賡黃耇鮐背之章焉

辛石巷八十壽序

今夫人之有得於天也富貴榮昌令名壽考四者而已然名位或可以力邀而壽考不可以倖致惟古之孝於其親者則往往至於耄耋之久楚老萊漢之萬石君𡚁晉王休徵其最著已書曰至誠感神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考之傳記莫不皆然周公敘述三宗歷年之永在先知稼穡之艱難而因及於小人之乃逸乃諺以是知儉樸者綏履之原而逸豫非所以載福存乎人之自

致而已吾邑辛石耆先生幼而事親有孝名其居喪也杖而後能起余雖未得拜見顏色然竊聞其行多長者不侵然諾爲任俠自其年未艾時里中人固以祭酒推之矣嘗道遇術者占之曰不及三十其有菑乎已而病幾殆夢神人綠袍蒼玉冕而前旒交戟殿陛如王者手二牘符皆有副以授公曰上帝以君純孝故爲君特增數紀因命旌幢羽葆導之以歸而疾遂瘳嗚呼蓋永庚亥之事世或以其說荒忽爲不信今先生乃竟康彊逢吉無遘罹虐疾以至於今益行年八十而有嬰孺之色焉然則爲善者其亦可以自信而不爲者亦嘗知所以

勉矣先生之孫茂才黃崖工爲詩善鼓琴以是月庚寅爲先生攬揆之辰將謀所以侑一觴於都下者而徵言於余曰予小子生不能逮吾父也猶幸而事吾大父朝而出惟稼穡之言是依夕而入惟詩書之業是考自成童以來未嘗見其不宵眠而午夜起也宗祊之祀歲時伏臘之獻未嘗見其不濟濟夔夔有悽愴孺慕之狀也姻婭宗族婚喪必赴有急難未嘗見其不攖冠奮臂嗛嗛德色於鄉鄰也田畝作勞烹羔酌醴咏蟋蟀之詩賡山樞之什吾大父意甚陶然而余不能不重思吾父也使吾父而在則必將致巴蜀之蒟醬洞庭之橙橘江南

之魚膾塞上之駝羹以實吾俎則必將求節竹於閬中覩筦簟於蘄黃與夫越女之純綿西都之麗錦以充吾御而今竟已矣余小子嘎唶一編亦惟是得仁者之言而禱頌之先生其勿讓焉余聞之瞿然再拜而起曰孝哉辛生能思以言榮其祖父而所患者乃在於區區口體之奉乎且由吾子之言思之則子之大父類聞道者彼方以仁義爲糟粕以萬物爲糠粃視喜怒愛憎舉無足以累其心者而又何榮膴之是羨爲嗟乎鄉里之選不行而學校之廢也久矣行如蹻蹠而在君子之位孝如曾閔而姓名不出於鄉閭如先生者起家隴畝之間

非有通經洽聞以啟發其至性而又非有呼吸吐納熊經鳥伸之術如所稱安期羨門導引辟穀之方也而竟能躬修孝德格於神明年臻大耋眉壽無艾使其生建元神雀之間當必備三老五更之選如桓榮故事矣雖然士君子患德行之不立不患名譽之不彰今

天子方將廣厲學宫凡辟雝明堂封禪養老之典次第畢舉異日以安車蒲輪徵先生於泰山滄海之間列在三老作賓王國於斯特也吾將隨諸公卿後觀祝鯁割[illegible]之禮聽[illegible] 既書[illegible]章播於金石傳之來禩[illegible]邦家之榮瑞直今[illegible]此閭之頌祝已乎於是辛生再拜肅

賓遂書以爲先生壽

大司成胡公壽序

今天子之三年　詔再舉天下士弓旌之使冠葢實相望於塗而太史胡公典校北闈葢獻諸公官者百七十有一人其自燕趙之奇恭聊魯之髦譽以及秦晉豫越懷瑜握瑾之彦悉羅而致之於門余嘗得與其二三弟子游卽無不膺揚虎視卓然自爲壇坫者於是歎公之知人能得士也踰年丁亥王春月十日是爲公攬揆之辰於是葢强仕而加四云羣弟子之待詔公車者各持其方土之物北面再拜以用幣於公之庭而徵辭於某

始焉有進者曰自小子之侍吾夫子也煒然如春溫然若家人其容莊其辭吉以愉上指遂古下觀近世放乎八埏不可紀極源本窮委亹亹忘勌初若河漢久之乃得聞所未聞少焉有進者曰夫子之於余有異矣如鐘之在虡如瑟之方希庭戶閒然尊彝在列微聞謦欬似移我情繼焉有進者曰夫子之於余又異矣其言曰安身取譽爲難也恭而恕可以行遠介而寬可以砥俗溫文而貞靜可以事親交友子其勿忘斯言終焉衛衣練冠有悴其容而進者曰殲吾親惟夫子是恤娶吾室惟夫子是倚囊殯罔繼惟夫子是問先生𠃧勿倦元禮仲

舉之稱而弱爲小子輩寫罔極之私余曰甚矣子之師惠而有禮也夫訓廸罔勌者斆學之方也寂然相示者德機之守也安身取譽者忠恕之敎也婚與葬必賙且賻者周急之誼也昔者孔子大聖猶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其一時師弟子相得益章周旋於匪兕率野之際蓋至今猶有可想見者子輿而下微言中訖漢興乃有董仲舒鄭元之徒表章經傳事同樸斲然皆各自專家未能折衷於至當之域至濂洛諸儒之學出而聖道昌矣伊川之後有考亭考亭之後有蔡九峰他如楊時游酢李侗謝良佐輩皆漸摩緒論以踐聖賢之閫明代理

學不絕如髮賴陽明龍溪諸君子維持不衰以至於今斯道之責非公其誰與肩之且夫古之聞道者多在遲暮之年或有其年而其書未必即成即書成矣而未必即遇其人以傳於後今公之春秋未艾也且此百七十有一人者豈無定夫中立若而人者乎考百世之異同析六經之奧旨衍河洛之元文剖龜龍之秘蘊要使羲軒以來薪盡火傳之義昭然如若木之初升而顧兎之復朏俾昔人所稱吾道在東南者轉而爲北然後旁舉墜緒勒成一書上自帝王卿相賢奸忠佞之行事以逮封禪郊時禮樂刑罰天官律歷之故食貨風俗陰陽卜

笠之微靡不貫通其說副在名山傳之千祀固不朽之盛事而文章之絕業也何必熊經鳥伸友安期訪羡門乃稱久視哉雖然天下之理同塗齊致象教虛無總斷見性余聞公蓋善爲浮屠家言其譚理不減道林元亮審如是也余將辨芒屩竹笠從公演三車而詮四諦相與爲忘言之學可也幻相浮名又烏足以爲公壽

馮太夫人八褎壽序

新天子御極之三年方外悉朝民用大酺天下熙然稱治而吾師大保馮公實以阿衡之望爕理乎左右如減徭役省戶口定刑章勤選舉目明聰達百度咸釐公曰

拜手稽首敢對揚休命
上曰以四方甫亂尚未克記君於功宗若山田圭瓚之
賜及所以褒顯二人者朕且有後命迺孟冬十有一月
朔是爲太夫人八袠設帨之辰而公之介弟季君某以
干城應運升於司馬爲進士旣居期公擁笏垂魚捧象
服而趨於左季君朱芾蔥珩執鴆玉而趨於右奏華黍
之遺音咏南山之不騫曾孫以下蘭茁其芽龍文而駒
齒者或炙笙簧或曳竹馬相與讙歌笑語舞蹈於階前
太夫人顧而頷之意寬然樂也三事之大夫暨羣卿百
執事之人束帛加璧畢進前爲壽寫爲謳吟頌禱之辭

以紀一時之盛而予小子事公久其於太夫人則諸孫也其又烏能已於言夫某之濫厠於公之門也葢自歲巳未始也當是時公年方少季君甫舞象勺太夫人坐於上羣彔子拜於下儼然畫翟而六珈不闕以艾稱也迨其後公賦閒居則一再拜於范陽里舍顧獨益彊健倍於初見時閒嘗出殽核果炙以啜客至丙夜不倦雖遠覽王畿近周家園然非如潘岳所云輕軒板輿勞雙鬟之扶掖者垂今三十年矣余小子髮且種種數以骸骨乞休向之拜堂下者皆落落不可復聚而太夫人之宣髮而渥丹自若也耳聰而視細自若也行不恃粥而

步不恃杖自若也世言養生家多呼吸吐納之術以余所聞太夫人則無是豈惟無是中霤寢廟以享以祀鸞刀之薦蘋蘩沼沚之供罔弗虔也五服以外冠昏喪必赴其他亡業而賴以舉火者罔弗黽勉賙給之也是故雖有褕褘藻火之衣弗服也必以皂綈雖有鼎俎之味膏沃之奉弗旨也必以藜羹即公自政事堂歸輒問今日所便章幾何即稱旨爲一加七箸夜漏且數下刀尺軋軋達戶外矣之數者於法皆勞且易以衰而太夫人顧反益健抑古所謂恭則壽思勞則善心生者其有得於天性然耶庶常某君韙公丙戌榜所取士也聞予言

操危而進曰有以哉吾夫子之拔園葵而風示百寮也夫前史所豔稱者無如宋張齊賢賈黃中之母皆以期頤上壽蒙人主之嘉歎而惜其行事不少概見若太夫人之撫摩季君如翳毛卒勉之使就功名甲申之際侃侃罵賊不少挫審義命卻廢興雖往古烈丈夫猶難之其為度越二母何等也書曰天壽平格又曰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言國家無疆之祉繫乎大臣之端平翼亮也茲者邦家初奠如旼日之方舒然自公之起田間而論治者以為有貞觀慶歷之風藉非太夫人康彊逢吉俾公無內顧憂卽何得夙夜蹇蹇以事一人

者是故徭役減天下無溢征矣戶口省天下無捐瘠矣
刑章定天下無寃抑矣選舉勤天下無佚士矣有如
天子一旦乘清宴之暇詔許公母子上殿賜坐與語卽
問公何以治國公必曰臣不敏賴臣母敎臣故至此卽
次問太夫人卿何以敎若子則必曰臣子治國一如臣
治家
上必稱善勅璽書以褒異之由是言之太夫人之壽大
下人之壽也則夫天下之欲徼賜於公而願得長有太
夫人者其爲謳吟頌禱當不後於羣卿百執事矣夫宣
布德意以乂安海內俾其親有無窮之聞與慈惠聖善

而貽予以令名者是皆可歌也乃歌曰南山有篠維鳳其遊矣君子有母百祿其道矣又歌曰維岑有栢維雲其守之君子有母昊天其右之歌既闋公與李君趨而入北面再拜以舉太夫人之觴小子敬退請君請載彤管而紀其事

王太夫人八袠壽序

新天子初入關也大敦典殷獻民干旄之使者貢相望於途而令少司農楠和王公方奉其太夫人里居再拜問所以有亘遂郡下邑太夫人曰吾聞之智者不後事以圖功仁者不愛身以澤物汝其對揚休命期有以塞

四海望何沾沾疏水之節爲公曰謹受教乃拜　詔以行比就道則又誡之曰古人綰符百里輒思以所學布之剝汝爲

天子股肱掌邦計擾兆民卽官與虞周豈異也且爾處田間久親見大亂以來百姓鵠衣鳩面道殣相籍一旦眞人卽阼固將蠲繇役罷額外征以與天下更始而以爾小子備員其間朝夕與聞大計爾其勿爲桑大夫哉公曰謹受教於是極陳得失凡所以爲百姓請命者靡餘力如詔減天下田租之半及太僕水衡之冗濫者一切報罷其籌悉自公發之每有所滌除輒以一寸函

歸白棣州邸舍太夫人喜爲一加匕箸薑向者公嘗治宛又嘗撫山以東太夫人皆從故公得資嶽教以敭歷中外所至皆有聲焉居無何公日夜念太夫人上書請休沐詔暫許乘傳歸公服山元之玉有瑲蔥珩以拜階下因大集宗族賓客醻樂而還縉紳莫不榮且羨之今年丁亥三月上巳是爲太夫人八袠開帨之辰於是縉紳衿韋之士修羔雁執爵帛各致其謳謠誦祝之私而余小子叢與公爲同官又辱在姻婭其又烏能已於言編修呂君者太夫人甥也作而曰子但知太夫人母子貴顯聲翕赫公卿間不知其餐荼茹蘗躬洴澼而兼爻

師之教者六十年如一日也蓋不佞纘祖幼嘗聞太夫人於毋氏往往爲道微約時事云贍中丞公之捐館舍也去結褵四歲耳太夫人自抱司農公以泣曰苟遺薪之克荷余雖顦顇其何傷其析箸也田廬取其瘠牛馬取其羸僮僕取其老且穉者娣姒之間降心相御卒蒸蒸無勃谿語以故司農公得肆力問學掇高第爲世名臣而曾孫以下繩繩振振且未有艾夫勞苦繁傷憂心況瘁之事太夫人固躬際之而康彊逢吉天顧篤之於耄耋之年毋亦其惇龐和厚之氣有以召之使然歟余曰有是哉吾子之善頌也夫前史所稱本支瓜瓞之盛

惟瑯琊王氏爲最故郭璞有淮水之占呂虔有佩刀之贈然祥覽而下閫以內則無聞焉今吾棣之有王氏猶之在江左矣惟贈中丞公克開厥始惟太夫人克勉厥中惟司農公克成厥終繼自今入踐樞要如韋元成父子後先輝映於簡冊太夫人乘輕軒御板輿對烏椑之嘉樹撫繞膝之蘭蓀將六珈之餙不勝服而長信之翟褕繡袷不勝賜也則請歲進一觴焉太夫人其頷之否耶

胡太夫人七十二壽序

天子旣開白虎之觀旦夕就經筵一時文學侍從之臣

咸得優游偃仰各迎其所親於邸歲時尊酒相娛勞往往形之詩謌咏歎以爲元和慶歷或庶幾焉大司成此菴胡公固楚人也由庶常檢討三歲而至今官顯矣然每飯必祝曰老母幸甚無恙道路而稍夷也吾將買蒲帆一葉浮沅湘而歸問武陵之谿滑將不云乎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踮跲以俟伏臘之費亦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葢是時四方悉就戎索惟湖南稍後而太夫人未及以板輿從於時年七十而加二矣公雖游於燕心未嘗不在蒼筤之南昭邱楓浦閒也三月五日則太夫人設帨之期屆矣公南嚮再拜曰記吾之在

子舍也宗婦授几稚子操杖賤兄弟酬行二觴進前爲壽媚娬宗黨須白而兒齒者或炙羔豚或貽束帛㸃鮮歙笲雜沓於吾之門而今數年朝市變矣徼論頻經兵燹未敢復望曩時之盛即不腆之廬幸而猶在而草草勞人未能得請以去間關間道而侍吾親之側吾其如倚閭之思何於是又再拜惘然不懌者久之編修吕君翬暨南宫新彦與畿輔之孝廉凡百九十有三人則皆公丙戌春秋所薦士也聞公言環余而請曰夫子之不懌固然然微先生言又誰爲解其欝陶者余曰詩有之王事靡盬不遑將母當時天子在上海內無事士之仕

者牛雍梁冀豫閒人非有山川阻絕戈鋋搶攘之事而猶且馳驅鞅掌鈌於溫凊爲人上者至爲詩以勞苦之若夫遘百六之奇蒿際鼎革之異變君子亦權其大者而菽水之小孝非所以爲諭也蓋公年十八而孤贈君翁有丈夫子三而度公惟有與徵故徹瑟之夕以屬太夫人曰子也才惟子之賜否則惟子之怨太夫人日夜誦此語以訓公曰天乎不念胡氏耶胡氏而有後吾不以江陵千樹橘而易吾壘莊之貽也因盡出其貲以購異書復招致四方賓客使與公游故公得沉心六籍直踐濂洛紫陽之閫閾涉洞庭覽九疑東浮海西至於崆

峒足跡遍九州之半而今且以其學爲天下宗公嘗爲余言太夫人拮据婚葬五十年茹荼吹蘗之苦涕淚淚霑襟襃閒偪如鄉鄰之惠以周也姑娣姒之婉而愉也宗祊之祭必虔而組紃紝織之必勤也余雖未得拜堂下竊臆其爲溫和莊敬侃侃有丈夫風義命廢興之際宜其知之審矣王孫賈之逢齊亂也其母勉之以克倡大義昔者甲申之際與齊事豈異也一旦 眞人仗鉞殲我仇恥而公以文章道德歷石渠而踐師臣之席鼓舞振興爲

聖天子廣樸棫作人之敎勳名赫奕方將遠軼姚許此

固太夫人所舒膹解頤藉手以報地下者嚮使公無尺寸之竪而姓名不越於里閈雖珍饈日陳於俎綺縠日充於側吾固知其卻而不御也故曰謹身節用者士庶人之孝也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者卿大夫之孝也矧今王威遐播遠邇咸賓白環西獻紫貝南來江漢之間佇見安瀾廓清之績彼時公必以太夫人春秋高請得暫休沐

上且勅有司具安車奉迎邸舍慰問燕勞如張齊賢賈黃中故事公然後捧六珈象揥率羣子進七命之服獻刻玉之鳩再拜而前曰某不類遂太夫人郗下者數

年今乃得偕金閨之諸俊橋門之譽髦合辭而進一觴然微太夫人教則何以至此吾知必大稱善七箸數加焉以覯婣婭宗黨之羔豚束帛顧何如也於是諸弟子曰善咸入而爲太夫人壽公亦驩然色霽相與咏既醉之詩而退

李元佩侍御太夫人壽序

嘗讀詩至皇華之篇曰王事靡鹽不遑將母而北山之詩亦致慨於釆芑瘏牡然其旨皆自上之人代爲宣述以答馳驅行役之勞因歎古之仕者公爾忘家而遭遇隆盛如此其幸也舊制侍御史出而代天子問民所疾

苦驄馬繡衣甚燀赫矣然蒼頭廬兒卽不得攜三尺以
上往故其體勢尊優而休沐溫凊之儀視他曹異猶有
古皇華之遺意焉惟視學使者則不然其報代也以三
年且令甲許攜孥勿問故銜是命而往者衆以爲榮銜
是命而高堂之逮養者則相與歌咏而羨豔之然朝廷
之於茲役頗重其選蕊纖輔爲首善之樞而大江南北
山川鬱勃其士人英多而特達非淵深端毅之人卽無
以罔羅俊彥稱
聖天子廣厲學宮至意中州李元佩先生之視學江南
也鋒車未出公卿已翕然稱慶會予以抱關之役先後

奉　簡書僅從馬上揖鞭而語及道出平邱父老方除道迎先生壺漿醑糈屬於路僉曰賢哉李母教其子以直聞而今且爲南國師郎南國之人聞前旌之至者執殳扶杖亦曰使君有母實賢旦夕板輿來江上吾儕盍往觀之迺先生則銜鑒無爽一試而盡鍾陵之楩柟再試而空姑溪之騏駼方將攬轡濠梁過歌風戲馬之臺而更取先正大家之文字櫛句比懸諸國門爲多士式此其起衰救弊功不在昌黎下矣余不佞與先生未嘗數數而獨以文章道義心期相許其爲昇誼之殷反有異於丹雞白馬盟粟粟而交杵臼者亦何以得此於先

生哉是月廿三日是爲太夫人設帨之辰於時蓋六十而加六矣余旣以算緡之賤弗克展登堂之敬而懽欣忭蹈之私則有不能已於言者夫前史所載生徒絳帳之盛無如馬南郡融然論者猶有經師之譏而其母之行事亦不少槪見狄梁公薦士如飢渴桃李盡出其門而瞻望太行不殊於詩人之歌陟屺由是言之天倫備矣而未必有其位爵秩顯矣而未必及其親如先生之於太夫人者固不可謂非人倫之偉事矣且先生固嘗覩𡽂𡽂大治然當此之日望子舍未必不緬然心動孰若今之慈珩豸服拜舞庭內而且萃江南之譽髦歌壽

考作人之詩以歸本於太夫人晝荻之教吾知他年三
公之鼎鉉不以易此日之岡陵矣當茲 覃恩錫慶太
夫人且有六珈褕翟之命而季君玉佩行將繼元方而
起先生之長君英英爲天廟之器諸孫蘭茁其芽筍竹
馬而炙笙簧太夫人乃頤不勝頷焉然則潁上之荀龍
烏衣之宅巷未足爲先生詡也昔者敬姜以勸訓其子
獄仲尼聞之而歎今太夫人春秋鶴髮矣而親蠶夜績
不以富貴少衰恭則壽思勞則善心生理有必然余故
不敢侈言西王戴勝之事而但述敘其懿嘉如此太夫
人聞之未必不如聽田野之謳而聆桑麻菽粟之語也

先生在側其進一觴

壽袁綏南兵憲序

今天子宅中之二年江南始就戎索少傅洪公奉 簡書建幕府於金陵一時文武大吏悉聽公選擇公乃再拜颺言曰臣謹按地圖自姑孰迤西屬之障實維舊京三輔地北控皖蓼南界宣歙西則彭蠡九江之上游在焉商旅貨財於是乎集芻茭薪蒸於是乎徵萑苻之聚伏墉之寇於是乎錯處詰戎兵撫元元非其人有文武材則不幸往往有事臣敢臚所知者姓名治狀再拜聞闕下於是闕中袁公治兵池太而建業之西資保障矣

袁公拜命未踰年而江右之守將叛聲虢虢震鄰羽書日數十至公緩帶勞士卒若爲不聞也者民安之卒以無恐事平廷論以公爲能將以粵西之役畀公節鉞會朝廷方以久任重岳牧卽薊人亦惟恐公之不暫留也己丑秋余以榷務來鳩兹入其疆溝洫有畔秔稻棲畝須自不負訟獄者或中道而返余心特異之竊謂公何以得此而未幾其鄉之大夫士越父老執事御事有進於庭者曰吾曩者苦賦矣匪賦之苦有羡於賦者公來一切禁止之至於今里無夜呼吏不敢攫吾金焉江以南有舟無馬馬固不可廢也胥吏睊睊據鞍橫索一駒

之費盡百姓十年之田然自公之法行而負耒耜逃者亦鮮矣肴人喜訟譸張作慝丞史舞文相表裡爲奸刓毫毛茂茂陷人不活公深扃重鍵耳目無所寄書成而孚吏錯愕不知所指但抱空牘惕息而已從莫敢以鈞金束矢引舊事以陳臬事者西北健兒舊將之部散處廛閈憑陵馳突民用患之勢如花門回紇公尺籍是稽戒之曰士勿譁聽誓命否則戮汝汝勿悔師行食從莫敢不供取之重任之數鮮不易子而齩其骨公曰今年乾澤明年無魚吾不憚爲爾請命焉夫冒太史之威以與百姓爭旦夕之利甚難也而公顧易之此其剛毅豈

愽為何如者吾儕小人幸得蒙樂利長子孫而公之妻不衣帛馬無食粟盇自父兄所覩記即未有若我公廉者今吾日夜憪然訓子弟不敢為非而少年之剽悍者亦往往賣刀劍歸南畝故以他郡之治較之吾兩郡稱太康矣吾猶恐公之一旦被寵褒以去而他郡遂蒙其福也余不佞既從公卿之末知公賢矣而茲又有感於父老之言間常一至其庭二三隸人方薙草於陛戺之間而公之案牘肅然無留事焉公嘗為余言吾始治民如薅苗櫛髮惟恐傷之二年而駸駸有興三年而無所復用吾法今吾一切尚大體不苛細庶幾乎參苓之已

疾無大創焉又訓　國家方川武漢興問不宜大徵商
艘以病往來庀工作艦費不過度支數萬緡耳其策雖
未即行要足見公訏謨猷念籌畫至深遠異日者進顯
秩莞樞柄斟酌調變以宏我　新造邦傳耳筆者稱洪
公爲知人而公之不負所舉爲足述焉斯不亦邦家之
光歟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言其能惠鮮鰥寡而弗
難彊禦也又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言其豐功茂澤被
於當世而垂之來葉實有可萬年之理也今仲月之廿
一日適當公覽揆之辰諸父老咸扶杖承槎謳吟舞蹈
以介無疆之祝余不佞辱公縞帶之知而樂於觀其盛

也爲之歌天保之章以佐酒公其無讓焉

題詞

友貽草題詞

宋琬曰讀陸平原文不厭其多誦劉眘虛詩弗患其少古今作者代不數人人不數卷傳不傳其人莫得爲也若乃咸陽既火曹氏倉湮天祿攸燔楊雄書在汲冢不亡靈光獨表余嘗遙集襄人緬懷舊飽或得之覆醬之餘或遇諸燒屋之下譬之良友殊鄉崇朝抗手名山千里夢境忽臻所以晉臣之存敝席魯婦之泣蓍簪未免有情唯茲故物耳是編幾至補袍累逢刼火極君山之

志事杜元凱之生平可云字挾霜痕紙留雨色無假元晏足儷卿雲者已然予聞敬哉自江淮歸多得其家所藏舊物於市張司空延平之劍宜若恍忽難信觀此頁足徵矣

道場山倡和題詞

余慕苕中山水舊矣今年秋杪便道赴吳門因而至焉將抵郡城數里望見山上浮圖掩映於白雲紅葉之間舟師指以告余曰此道場山也余聞而躍然欲約二三同志者一造其巔兼訪太白山人之墓酹酒賦詩以弔之居亡何有犬馬之疾藥囊爲伍者累旬日比稍稍有

瘥而楓林盡脫嚮之丹紅黛綠者裸而髡矣仲冬五日扁舟往游是日微雪初下出郭門日已高舂舍舟遵麓未及半而暝鐘作焉寒風颯颯動人心魄歸乎舟中客有悔其遲出者有曰惜未攜襆被信宿山間者余笑而慰之曰杜少陵不云乎佳處領其要推之凡事莫不皆然而況於今日之游乎諸君喜飲酒盡五石而散同游者十有三人各賦詩一篇具如左嗚呼太初有知或亦以不見余等爲恨哉

題張幼量所收董宗伯卷

文敏書法人多喜其姿態飄逸如簪花倩女有廻風舞

雪之致耳至其用羊毛筆作劈窠書則別爲一格眞有絳雲在天卷舒自如之妙無論世俗紛紛罔知愛重郎文敏生平亦不數數涉筆譬如右軍父子篇翰最多而得意者惟在官奴鵝羣諸帖與會所臻在當日亦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劬量得此允爲鴻寶而患難以來亩之於圖書放失之餘尤可寶也

題吳遠度畫卷

今人作畫皆宗北苑大癡規摹逾肖去之逾遠譬如太倉歷下擬古詩十九首不免爲後人口實葢借面弔喪終非本色何如直舉胸情落落然孤行一意耶櫟園先

生以遠度此圖示予未謀面也即有以得其爲人及與定交白下見其襟期浩渺瀟灑出塵廼知圖畫中固有眞性情焉遠度爲余言曾策蹇驢過大梁之墟訪信陵公子侯嬴朱亥之遺跡歸而若有所得焉太白詩云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若遠度者斯足以當之矣

題梵公上人論王右軍書卷後

昌黎之評右軍似爲失言梵公駁之當矣乃其送高閑上人則極稱張長史書以爲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亦少褒矣豈其獨善草書而不知行楷中自有簪花垂露

之妙耶之二者不具論吾獨喜夫梵公之多藝而好辨也豈昌黎所云浮屠氏善幻而多技能者耶則卽以梵之論書爲支遁之談禪可也

題王貞簡先生傳後

東晉世家以王謝爲稱首而史臣之論謝安石也則譏其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扇頽風而淪雅道非所以詒厥孫謀也至於瑯琊諸王則不然孝貞兩公著令德於前茂宏累葉嗣徽音於後雖風流競尚而典則猶存呂虔佩刀之贈郭璞淮水之占豈誣也哉吾友農山侍御瑯琊舊族也壯歲登朝聲聞殿陛之上一

且拂衣東歸與有鄆誓墓同也諸郎璐環瑜珥顧㫰偉如而孝友敦睦尤得睢陵公家法予得交其父子每歎息而敬慕之今覩楊太保公所爲貞簡先生傳而後知其發祥濬哲非一朝夕之故也詩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先生有焉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農山有焉嗚呼作法於奢謝太傅猶且不免而先生以㛮啫諸生皎然不欺其志使其顯於當世其敎豈止閨門之間乎絀於人而伸於天宜其子孫振振流聲譽於無窮也夫

題鈎士上人詩

詩至於唐盛矣釋子之可傳者皎然淸江而外曾不數

人其能卓然名家者何寥寥耶數十年來詩教與禪宗並行於是方袍之士人人自以爲握靈蛇之珠矣然而審音按節往往不合於律度甚且拈趙州黃蘖之剩義栩栩然自相標榜自余觀之乃禪宗之偈語耳何足以言詩篛士負瀟灑出塵之姿故其爲詩也絕去塵埃超然物表今其所詣已在湯休賈島之間況其年正未可量也哉篛士之師青蟹以法門龍象爲詩壇耆宿宜其耳濡目染有此傳燈高座然而青出於藍吾慮後來之居上也質之青公得無拈花微笑乎

題程端伯畫

余嘗登華嶽小憩拏蘿坪下愛其樹石蒼寒惜無善畫者為余作圖清溪此幅不必甚肖而坐臥其間歷歷如舊游也

題曹魯元所集諸名公尺牘

余讀杜少陵追和高常侍人日詩未嘗不愴然流涕也蓋古人於朋友不以生死易心如此至若任昉沒而藐諸孤饑寒瑣尾不能動到溉兄弟之一盼況乃惜其遺編剩墨乎魯元行古人之道者故於諸君子宰木既拱之後取其赫蹏片紙而藏弆之想其展閱之餘不勝車過腹痛之悲焉若曰區區翰墨充耳目之娛非其旨矣

嗚呼此未可爲勢利塲中人道也

張豫章詩集題詞

余少讀二陸之文愾然想見其爲人今來茸城過其故里未嘗不太息累歔也旣羨其兄弟之才有塤吹篪應之盛而竊歎夫繼之者鮮也豈天之生才固若是其難歟及觀豫章兄弟之詩燦乎若植瑱玕而聯圭璧又何易也夫佳樹玉樹固已凌顏轢謝自成一家惜乎未覩其全也豫章方在盛年著書將與身等其爲詩也海涵地負輿會包舉而天姿高秀有天半峩嵋之勢焉夫人之才思往往有所過而後出機雲而外如東晉之二謝

沛國之諸劉一門之內自爲壇坫主葵邱而爭黃池之長勍敵固不在門外也豫章之詩固非時流所敢望而兩弟之火攻亦復駸駸可畏雖欲勿工也其可得乎

題吳梅村先生愛山臺脩禊卷後

余以戊申秋訪吳薗次太守於吳興薗次觴余於愛山之臺感風物之淒淸覽雲山之稠疊萬點靑螺几上散歐餘之彩幾羣白鷺杯中瀉顧渚之濤興至憑闌辭香醪於上箸詩成刻燭追勝賞於南皮攬索豐碑愧乏中郎之辯披吟麗句驚題幼婦之辭吳公子之博物觀風適魯之年王內史之風流脩禊暮春之月余也來嘗後

至帳令序於秉蘭畀彼前賢懐高風於咏雪爰陳座右不無見獵之心乃作銘章深以續貂爲愧主人載喜將欲勒之貞珉㢘吏難爲旋遭逢夫貝錦館庭寂寞黯風雨於龍蛇賓客蕭條堪網羅乎鳥雀况也丞歎徒抱愿於良朋惠我好音幸過從夫快哲縹緗宛在似出新裁風物依然已成陳迹以我輩之興悲於昔日知後來之有感於斯文庶幾好比王郎與靑氈而共寳重逢莘老以墨妙而名亭什襲珍藏三復歎息

書卓丞瞻詩後

余以乙亥與珂月先生同貢於有司踰年同試禮部燕

市酒樓狂歌縱飲歡相得也乙酉始見火傳於金陵年纔弱冠耳曾幾何時而丞瞻亦弱冠矣嗟乎三十年之間而交其祖子孫三世余安得不頹然老也惟是卓氏人才輩出而後來者復駸駸欲度驊騮前慈明家世代有君宗孝綽門風人皆球璧攬其篇什葢不能無三歎云

爲吳蘭次題顧繡花鳥冊

刺繡獨雲間最工而皆以顧氏名吾初疑其閨閤女子所作今在雲間乃知工人半男子十指如鎚而有鍼神之巧且習其業者甚衆幾於燕之函而粵之鎛矣然一

技之中自有精麤高下焉此冊含姿韞秀盡態極妍正使黃荃徐熙觧衣盤礴吾未知其孰勝也蘭老具正法眼因舉以贈之韻海樓中焚香散帙一繙閱間亦揮毫染翰之一助云

孫永年敬刊

曾孫宜字宜亭校訂

安雅堂未刻稿卷第六終